



"I Gotta draw from Life, not my own life, other people's life, A lot of people think everything I write is autobiographic – that's not true. I'd be dead if everything I wrote was autobiographic. I'd have to be 80 years old. I take a lot from other people, I just use pronouns that might throw people off ..... Everything is autobiographic in the sense that I've kind of vicariously imagined it or lived it – if I'm going to write about it, I have to have some kind of feeling for it, so it may be secondhand experience, but its' not necessarily not about me."

Billy Joel

# I EXPERIENCED TRAGEDY ——給 TRAGEDY ADDICTS

竹聿

BILLIE HOLIDAY

JANIS JOPLIN

JANIS IAN

倘若有人問我為何我會喜歡BILLIE HOLIDAY, JANIS JOPLIN 或者 JANIS IAN 的歌曲, 我將會覺得尷尬。

美麗的曲調和旋律並不屬於這幾位歌手, 對於BILLIE HOLIDAY 或者 JANIS JOPLIN, 旋律和調子離她們遠去, 甚至背叛了她們。JANIS IAN 雖然借重過美麗的旋律和曲調, 但不論是 BETWEEN THE LINES 還是 AFTERTONES, 主要的還是她緬懷而憂怨的情感。有時我們滿足於陶醉在一種悲劇和傷感的氣氛內, 一種接近自虐狂的心態。

能夠經常付得起廿多塊錢而又有一定的教育水平去欣賞歐西爵士歌曲的人, 家庭生活背景相信不會好像BILLIE HOLIDAY 一樣, 自小便要經歷黑人哈林區的受襲擊的驚慌, 甚至做雛妓, 入獄, 婚後染上海洛英毒癮。對於有音樂天份的BILLIE HOLIDAY 來說, 聽LOUIS ARMSTRONG, BESSIE SMITH 似乎是理所當然的經歷, 因為這些音樂和她的種族, 出身和感受有密切的關係。但我們為什麼不去聽黃河大合唱、新疆、陝西民歌, 或者白光、姚莉、仙杜拉, 或者甄妮, 或者ABBA, 或者BEE GEES, 而要去聽MILES DAVIS 或者DAVE BRUBECK, 管你的理由是由於旋律好聽, 還是上得夜總會多聽慣了用他們的音樂來配襯魔術表演或者脫衣舞, 都不能講成我們捨中取西, 捨通俗而取特色的理由。而會喜歡聽BILLIE HOLIDAY 的人, 相信心裡可能存有更大的問題。

但這內在的問題不是沒有痕跡可尋的。自幼, 耶穌受難便是一個動聽而賺人熱淚的故事, 自從我們有資格接受口味訓練的時候開始, 我們便被引導去欣賞塊肉餘生, 苦海孤羅, 之後是愛瑪, 咆哮山莊, 無論是LONGMANS的ABRIDGED VERSION 還是高尚貴族英文書院所要求的ORIGINAL VERSION, 都為我們這班未經歷過甚麼生活折磨, 每天可以拿三兩塊零用錢去街角買魚蛋、豬皮的開關一個新世界。我們憐憫OLIVER的不幸, 又為CATHERINE和HEATHCLIFF相愛又相分的迷惑、纏綿、縱錯而複雜的關係痴呆半日。人性竟然會如此多波折的, 對於一些人來說, 生活的平淡安定, 缺乏悲慘和淒涼的遭遇, 竟然是個極大的缺憾和令人感到自卑。當其他的人還在讀着大學, 陶醉在男女生的戀愛時, 有人已經經歷過選美、登上寶座、戀愛、被遺棄、離婚, 在娛樂圈紅完又黑又灰, 這樣有型的經歷, 在別人面前是如此的值得驕傲和惹人羨慕。

當BEATLES, ROLLING STONES 的強烈節奏、熱鬧和嘈吵不能滿足我們這方面的要求的時候, 我們會情不自禁地聽一兩張BILLIE HOLIDAY, 去懷怨一個多陽光或者多雲或者多雨的下午。

聽JANIS JOPLIN 更有一種自虐式的快感。她的聲音絕不動聽, 沙啞是其次, 入心入肺的是那歇斯底里的叫喊聲。伴奏的樂師絕不特出, 現在聽來更有老土的感覺, 她灌的唱片不多, 死後她的選集歌曲經常重覆着幾首歌曲, 人們懷念的是胡士托的年代, 聽她在台上嘶聲力竭的叫喊, 聽她在唱COMBINATION OF THE TWO 的時候那種自我放縱和自我瘋狂, 聽她唱BALL AND CHAIN時那種精神分裂式的呢喃獨白, 鮮花、和平、藥物、越戰的年代已經離美國人遠去, 離我們就更遠, 但聽她唱A WOMAN LEFT LONELY 或者

GET IT WHILE YOU CAN 的時候, 我們依然用懷舊的心情去回憶我們在那個年代所感受到的孤獨、無助和傷感。JANIS JOPLIN 染上了藥物, 死後成了本世紀後期歌壇的神話, 最偉大的白人靈魂怨曲歌手。就像我們對 ASCHENBACH 或者 JOSEPH K, 阮玲玉或者飛越瘋人院的積尼高遜一樣, 死是一種共同陶醉和集體自虐的必然情節, 一種自瀆式的發洩。

JANIS IAN 是一個較合理的現象, 她的太陽帽, 乾淨企理的衣着是我們這個年代的共同點, 她的內心寂寞和對轉瞬即逝的年華的留戀和緬懷和我們的心態有極大的吻合, 對於在派對中被女孩子請食檸檬, 被男孩子掉在一旁坐冷板凳, 在校際比賽中出風頭被柴合, 追女仔, 吼男仔的生活中長大的我們, JANIS IAN 的歌曲帶來一陣親切的回憶和投入感, 管JANIS IAN 的 THAT GRAND ILLUSION 是如何的失望, 但淨色的套裝和鬆曲的頭髮和那略帶傻氣的笑依然是我們可愛的醜小鴨。至少她告訴我們愛情的失敗, 絕沒有理由, 也絕對不必要演成悲劇, 更不須要狂叫或歇斯底里, 用她來代替PATTI PAGE 或者 CORNIE FRANCIS 會使我們覺得更 SOPHISTICATED, 更有深度和更有型。不過, 悲劇和傷感始終是悲劇和傷感, 當 TRAGEDY ADDICTS OVERDOSE 的時候, 不妨來一個口味的轉換, 來個BOB JAMES 的輕鬆美麗, 或者 CHICK COREA 的堂皇華麗, 試試 JANE MORGAN 或者 JULIE LONDON 的諷酒, 燭光情調如何。